震川先生集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震川先生集

◀上一卷

卷二·序

下一卷▶

項思堯文集序

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，出所為詩文若干卷，使余序之。思堯懷奇未試，而志于古之文，其為書可傳誦也。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。未始為古人之學，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，爭附和之，以詆排前人。韓文公云：「李、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不知羣兒愚，那用故謗傷！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」文章至于宋、元諸名家，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，而與之頡頏；而世直以蚍蜉撼之，可悲也。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！

思堯之文，固無俟于余言，顧今之為思堯者少，而知思堯者尤少。余謂文章，天地之元氣。得之者，其氣直與天地同流。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，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；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：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。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，不能自得也。己知之過于人之所知，其為自得也，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。太音之聲，何期于折楊、皇華之一笑！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。思堯果以為然，其造于古也必遠矣。

玉巖光生文集序

玉巖先生文集，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。公諱廣，字充之。別自號玉巖。崑山太倉人。太倉後建州，故今為州人。公舉弘治乙丑進士。歷莆田、吉水二縣令，以治行為天下第一，徵試浙江道監察御史。僅兩月，上疏諫武宗皇帝，佞幸疾之，欲置之死；而上不之罪也，故得無下詔獄，貶懷遠驛丞。而佞幸者怒未已，使人遮道刺公，公偽為頭陀，持波嗢囉以行乞四百餘里，乃免。武定侯郭勛鎮嶺南，承望風旨，偽以白金試公，公拒不受。一日攝公，閉府門，箠擊之，幾死。行省官惕息莫敢救，御史有言而解。久之，遷建昌令，再貶竹寨驛丞。會武宗晏駕，今上即位，詔舉遺逸，公復為御史。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，歷九江兵備副使、江西提學副使、福建按察使、巡撫江西、右僉都御史，陞南京刑部右侍郎。公自起廢，不十年至九卿，不可謂不遇。而遂不幸以死，不能究其用也。然天下稱武宗之世，能以直諫顯者，自公之外，不過數人耳。天子中興，思建萬世之業，則正色而立於朝廷如公者，豈可一日而無哉！

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，足以匡皇極而扶世道，使之著於廟廊，澤被生民，世誦其詞而傳之，宜矣。若夫詆訐叫號，不見省采，徒為一時之空言，似不足以煩紀載，而學士猶傳道之不絕，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。有其言，足以轉亂為治，利安元元，雖不見之施行，而實天啟其人，使昭一世之公道，後之人猶搤腕拊掌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。

國家累洽休明，迨敬皇之世，百姓安生樂業，有富庶之效。武宗承緒，不改其舊，則生民何幸。而金貂左右，佞幸倡優之笑，縱橫亂政。而上常御豹房，輕騎媠出，六宮愁怨，未有繼嗣之慶。胡僧挾左道，以梵咒弭賊，則樊並、蘇令嘯聚之禍，蔓衍無窮；淮南、濟北覬覦之謀，乘間而發。是時元老大臣，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，亦未敢端言之也。公奮不顧身，指切時事，而尤惓惓以欲法堯、舜當法孝宗為言。使公言獲用，天下蒼生，豈不受其福哉？此予所以讀公之疏，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，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。公好性理之學，與魏恭簡公相善。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，而居官政績多可紀，語具其門人陸光祿鰲所述行狀中。

公歿十餘年，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為公江右所造士，登堂拜公像，求遺稿，捐俸刻之。公之子士淹、士洵，以序見屬，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。

山齋先生文集序

今天子即位十年間，吾崑山之仕於朝者，遍列九卿侍從，幾與大省比。刑部尚書周康僖

公，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，同時在位。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，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，先後罷去。居閒，以詩文自娛。康僖公年八十餘，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。

前歲，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稿見屬為序。至是，大理孫廷望還自太學，復請序其祖之文。余及侍康僖公，又辱大理知愛，不可以辭。

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。時寧藩不軌，臨安胡永清為按察司副使，奏事中陰折之。而王府交通近倖，必致胡公死地，禁繫連年。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，大臣亦擁護之。故遼左之謫，姑以慰謝驕王。卒賴朝廷清論，而一時薰天之勢，迄不能致胡公於死。

方永嘉用事，御史馮恩上書，歷詆大臣。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，欲傅致之死。會皇子生，將放赦。故事，諸司各條事款，上之公卿，平議其可行者，書之詔中。而大理條款，類有以為馮御史地。永嘉與吏部怒，大理遂去官，而馮御史亦得不死。嗟乎！直臣端士，世不可一日無；設不幸陷於罪戮，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，則囚纍孤臣，糜死無日矣。余每論此，未嘗不流涕歎息也。

大理精於法律，或疑其文深，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。易州上巨盜二人，一人瘐死，一人病。此兩人皆死，則所誣引皆不能白，乃餔藥之。其後獲真盜，而誣引者皆出。夷【夷　原刻墨釘，依嘉慶元年玉鑰堂刊震川大全集(以後簡稱大全集)校補。】人郎撦松犯邊，獲其兄子郎尚加禿，坐以「親屬相容隱律」，減死論，以懷遠夷【夷　原刻墨釘，依嘉慶元年玉鑰堂刊震川大全集(以後簡稱大全集) 校補。】。薦都督馬永任邊將。尚書以有前詔永不許起用，欲奏請，曰：「若奏不可，其人終不用矣。」卒薦之，朝論翕然稱服。惠安伯提督團營，尋有旨，以豐城侯佐之。豐城以侯當先伯，奏改敕，下兵部議。曰：「侯先伯者，常也。若上所命，則公以下宜。」皆不敢抗。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。

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，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。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，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，以通當世之故，而可以施於為政。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，常至於不能措手。若大理，所謂有用者，非有得於古文乎？予故述其行事大略，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。凡為文若干卷。曰山齋者，其自號也。

雍里先生文集序

雍里先生少為南都吏曹，歷官兩司，職務清簡，惟以詩文自娛。平居，言若不能出口，

或以不知時務疑之。及考其蒞官所至，必以經世為心，殆非碌碌者。嗟夫！天下之俗，其敝久矣。士大夫以媕婀雷同，無所可否，為識時達變。其間稍自激勵，欲舉其職事，世共訾笑之，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。予讀其應詔陳言，所論天下事，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，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，竟從罷去。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，所陳略見施行矣。當強仕之年，進位牧伯，為外臺之極品，亦不為不遇。而遂投劾以歸。

家居十餘年，閉門讀書，恂恂如儒生。考求六經、孔、孟之旨，潛心大業，凡所著述，多儒先之所未究。至自謂甫弱冠入仕，不能講明實學，區區徒取魏、晉詩人之餘，摹擬鍛鍊以為工。少年精力，耗於無用之地，深自追悔，往往見於文字中，不一而足。暇日以其所為文，名之曰疣贅錄。予得而論序之。

以為文者，道之所形也。道形而為文，其言適與道稱，謂之曰：其旨遠，其辭文，曲而中，肆而隱，是雖累千萬言，皆非所謂出乎形，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。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。雖然，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行有枝葉；天下無道，則言有枝葉。」夫道勝，則文不期少而自少；道不勝，則文不期多而自多。溢於文，非道之贅哉？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，吾不能測矣。錄凡若干卷，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。然存者不能什一，猶自以為疣贅云。

五嶽山人前集序

余與玉叔別三年矣。讀其文，益奇。余固鄙野，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，然不喜為今世之文。性獨好史記，勉而為文，不史記若也。玉叔好史記，其文即史記若也。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。

夫西子病心而矉其里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矉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見之，堅閉門而不出，貧人見之，挈妻子去之而走。余固里之醜人耳。若有如西子者而為西子之矉，顧不益美也耶？故曰：「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。」夫知史記之所以為史記，則能史記矣。故曰：「喙鳴合，與天地為合，其合緡緡。」甚矣，文之難言也。每與玉叔抵掌而談，相視而笑。今見其燁燁爾，洋洋爾，纚纚爾，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，能史記若也。

荊楚自昔多文人，左氏之傳，荀卿之論，屈子之騷，莊周之篇，皆楚人也。試讀之，未有不史記若也。玉叔生于楚，其才豈異于古耶？先是，以其稿留余者逾月，似以余為知者，而命之題其後。昔韓退之才兼眾體，故敘樊紹述，則如樊紹述；敘柳子厚，則如柳

子厚。余不能如玉叔也，况史記耶？夫苟能如玉叔，則亦里之捧心者也。

戴楚望集序

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。戴楚望以王家從來，授錦衣衞千戶。其後稍遷至衞僉事。嘗典詔獄。當是時，廷臣以言事忤旨，鞫繫者先後十數人。楚望親視食飲、湯藥、衣被，常保護之，故少瘐死者，其後往往更赦得出。如永豐聶文蔚，以兵書被繫，楚望更從受書獄中，以故中朝士大夫籍籍稱其賢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予中第，居京師。楚望數見過，示以所為詩。其論欲遠追漢、魏，以近代不足為。予益異之。予既調官浙西，遂與楚望別。隆慶二年春，朝京師。楚望之子樞，裒其平生所為文百卷，謁予為序。蓋楚望之於道勤矣。

始，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。是時年甚少，已有志於求道。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、聶文蔚。至如安成鄒謙之、吉水羅達夫，未嘗識面，而以書相答問。及其所交親者，則毘陵唐以德、太平周順之、富平楊子修，並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。予讀其所往來書，大抵從陽明之學，至於往復論難，必期於自得，非苟為名者。噫，道之難言久矣。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，皆以卓然自立於世，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，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。予之初識之，特謂其典詔獄，為國家保護善人，以為武臣之慕義者也。及稍與之親，觀其論詩，欲上追古作者，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。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。

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，毓每與參佐射，舒常為畫籌。一日，令舒備偶。毓初不知其善射，而舒容止閑雅，發無不中。毓歎曰：「吾之不足以盡君才，如此射矣。」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，豈其不欲以自見歟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？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？

予與諸公生同時，間亦頗相聞，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。嘗誦易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」老子曰：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」故黯黯以居，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，以親就而求正之。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，而終身不相遇。及是，而楚望之所與遊，一時零謝盡矣。此予之所以為恨，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。因讀其集，慨然太息而歸之。 【富平楊子修，忠介公爵也。常熟本作楊用修，誤。】

戴楚望後詩集序

戴楚望居環衛，好讀書，不類鶡冠者。尤喜論易、尚書、風雅頌，皆究其旨。故其為詩，不規摹世俗，而獨出於胸臆。經生學士往往為科舉之學之所浸漬，殆不能及也。

今天子初年，郊丘、九廟、明堂諸所更大禮，楚望日執戟持橐殿陛下，以所見播為歌詩。昔太史公留滯周南，以天子建漢家之封，而己不得與從事以為恨。而楚望可謂遭遇矣。楚望嘗掌詔獄，當是時，諸臣以言事忤旨，及他詿誤繫獄者，力保全之。予讀其九哀，蓋不肯迎承時意，至與權臣相失，幾陷不測。其存心如此。噫，善人，國之紀也。楚望汲汲為國保全善類，其後當有興者乎！

予謂楚望之詩，國史當有采焉。讀之三復嘆息。因序而歸之。【跋附後。】

先皇帝修代來功，楚望得官錦衣。與楚望等比者，極人臣之寵。楚望澹然不以為意，且以直道時與之忤。錦衣勳衛，皆金、張、許、史之遊，而楚望閉門讀書，入其室蕭然。此尤不可及者。序中略之，因題其卷末云。

沈次谷先生詩序

余少不自量，有用世之志。而垂老猶困於閭里，益不喜與世人交，而人亦不復見過。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，必以其所為詩見示，而商榷其可否。先生今年七十有八，耳目聰明，筋力強健，時獨行道中。人至山麓水涯，及佛、老之宮，往往見之。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，興之所寄，徒獨往耳，無與俱也。一日，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，俾余序其首。

夫詩之道，豈易言哉！孔子論樂，必放鄭、衛之聲。今世乃惟追章琢句，模擬剽竊、淫哇窕之為工，而不知其所為，敝一生以為之，徒為孔子之所放而已。今先生率口而言，多民俗歌謠，憫時憂世之語，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。文中子謂：「諸侯不貢詩，天子不採風，樂官不達雅，國史不明變，斯已久矣，詩可以不續乎？」蓋三百篇之後，未嘗無詩也。不然，則古今人情無不同，而獨於詩有異乎？夫詩者，出於情而已矣。

次谷知詩者，敢并以是質之。而其巖處高尚之志，世路艱危之跡，見于其自序者詳矣。故不論。

草庭詩序

廬陵康君奭，字才難。來游吳中，士大夫皆樂與之交。將還，為歌詩贈之，而以草庭為題。凡為詩若干首，請余為之序。

草庭者，君居家精舍名也。君家在西昌郭外，臨大江。日閉戶讀書其中。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，以名其室。蓋周子得孔、孟之心於千載之下，即此庭草不除，與己意同而已。莊子曰：「儵魚出游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。」莊子曰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？」人與萬物一體，其生生之意同。故「昆蟲【蟲　原刻誤作「蛰」，依大全集校改。】未蛰，不以火田，不麛，不卵，不殺胎，不殀夭，不覆巢」，此心也。「賁若草木」，此心也。「天下雷行，物與無妄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，同此生生之意而已。知此，則知所謂鳶飛魚躍，與「必有事焉而勿正」之義同。而程子再見周茂叔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「吾與點也」之趣。豈謂濠上之游，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？周子家道州，二程子從受學焉，即今江西之南安。其後象山、草廬，相望而出，俱在大江之西。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，文章節義，尤稱獨盛。謂其皆無得於斯道，不可也。

今數年來，海內學者絕響，而江右一二君子，猶能抱獨守殘，振音于空谷之中。當世學淪喪，而巋然有存者。君生其鄉，豈謂無所聞哉？何君本徹，實君之弟子，而與余有太學之舊，尤數稱君行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。余故為序所以為草庭之意，而其為詩者蓋不必論也。

經序錄序

予昔承乏汴藩，因識宗室西亭公。修學好古，有河間大雅之風。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解【解　原刻作「傳」，依書名逕改。】，槧版行於世。又為諸經序錄，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，皆載其序之文。使世之學者，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，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，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，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。

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，以教其門人，傳之世世不絕。遭秦燔書，漢儒存亡繼絕，不遺餘力。自此六藝稍稍備具。太常之所總領，凡四十博士。而古文尚書、毛詩、穀梁、左氏春秋，雖不立學官，猶推高第為講郎，給事近署。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，親制臨决。所以網羅遺軼，博存眾家，其意遠矣。沿至末流，旋復放失。則鄭、王之易自出費氏。而賈逵、馬、鄭為古文尚書之學。孔氏之傳最後出。三禮獨存鄭註。春秋公、穀浸微。傳

詩者，毛詩鄭箋而已。

唐貞觀間，始命諸儒粹章句為義疏，定為一是。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，皆不復傳。如李氏易解，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。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，史氏極詆其穿鑿。蓋唐人崇進士之科，而經學幾廢。故楊綰、鄭餘慶、鄭覃之徒欲拯其弊，而未能也。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，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。然雖有成書，而多所未盡，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。而淳祐之詔，其書已大行於世，勝國遂用以取士，本朝因之。而學校科舉之格，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，非漢人宏博之規。學士大夫循常守故，陷於孤陋，而不自知也。

予自屏居山林，得以徧讀諸經。竊以意之所見，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。至如理、象之殊，而圖、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，未能定也。古、今文之別，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。三百篇之全，而桑間、濮上之淫音，未能黜也。褒貶實錄之淆亂，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。郊丘混而五天帝。昆侖，神州之一，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。洪範以後，金縢、召、洛二誥之疏脫，非朱子之遺命也。開慶師門之傳，非鄭氏之奧義也。紹興進講之書，非三傳之專學也。則王栢、金履祥、吳澄、黃澤、趙汸卓越之見，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？

歐陽子曰：「六經非一世之書，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。」以無終極視千歲，於其間頃刻耳。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。嗟夫，士之欲待於無窮者，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。道遠，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，而序其略如此云。

史論序

西漢以來，世變多故。典籍浩繁，學者窮年不能究。宋世號稱文盛，當時能讀史者，獨劉道原。而司馬文正公嘗言：「自修通鑑成，惟王勝之一讀，他人讀未終卷，已思睡矣。」今科舉之學，日趨簡便。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為時文之蠹，而史學益廢不講矣。

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，倣古論贊之體，為書若干萬言。而先生尤自珍祕，不肯輕以示人。往歲司教黃岡，時時與客泛舟赤壁之下。舟中常持史論數卷。會督學使者將至，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。舟至青山磯，風波大作，船幾覆。但問從者「史論在否」？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。之翰之書，得公與歐、蘇二公，而後大顯於世。先生自三、五載籍迄於宋亡，綿絡千載，非止有唐一代之事。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，世必有知之矣。

有光為童子時，以姻家子弟，獲侍几杖。先生一見，以天下士期之。俛仰二十餘載，濩落無成，恐遂沒沒，有負先生之教。而先生之門人，往往至大官。方在黃岡，一時藩臬出西陵，執弟子禮，拜先生於學宮。諸生歎異之。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尤篤師門之義，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。

卓行錄序昔古聖人之治天下，既先之以道德，猶懼民之不協於中，而為之禮以防之。上之賞罰注措，凡治民之事，無一不歸於禮。極而至於用刑，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。

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，不得行於天下，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，始以仁為教。然至于其高第弟子，與當世之名卿大夫，其於仁，孔子若皆未之輕許。而其告顏淵，以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則孔子之論，未始有出於禮者也。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，使君子小人皆至焉。若孔子之於其學者，獨教其為君子之事，以治其心術之微，固禮之精者而已矣。然孔子終亦不以深望於人，故曰：「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？」中行者，其所至宜及於仁；而於狂狷之士，孔子蓋未之深絕也。故於逸民之徒，莫不次第而論列之。至其孫子思作中庸，其為論甚精，而其法尤嚴。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，皆為聖人之所棄。而鄉愿之徒，反得竊其近似，以惑亂於世。孟子知其弊之如此，故推明孔子之志，而於鄉愿尤深絕之。由此言之，至於後世，苟不得乎中行，雖太過之行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？若狐不偕、務光、伯夷、叔齊、箕子、胥餘、紀他、申徒狄，寧與世之寡廉鮮恥者一概而論也？

自司馬遷、班固而下，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。第取其俶詭異常之事，而不為科條。唐書卓行之外，又別有孝友傳。大氐史家之裁制不同，所以扶翊綱常，警世勵俗，則一而已矣。

國家有天下二百年。金匱、石室之藏，不布於人間，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，及稗官之家。休寧程汝玉雅志著述，頗為剽摘而彙別之。凡為書若干卷，名之曰卓行錄。雖不盡出於中行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，故為序之云爾。

汊口志序越山西南高，而下傾于海。故天目于浙江之山最高，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。自浙望之，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。故新安，山郡也。州邑鄉聚，皆依山為塢。而山惟黃山為大，大鄣山次之。秦初置鄣郡以此。

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，與率山之水會。北與練溪合，為新安江。過嚴陵灘，入于錢塘。

而汊川之水，亦會于率口。汊川者，合琅璜之水，流岐陽山之下，兩水相交謂之汊。蓋其口山圍水繞，林木茂密，故居人成聚焉。

唐廣明之亂，都使程沄集眾為保，營于其外。子孫遂居之。新安之程，蔓衍諸邑，皆祖梁忠壯公。而都使實始居汊口。其顯者，為宋端明殿學士珌。而若庸師事饒仲元，其後吳幼清、程鉅夫皆出其門，學者稱之為徽菴先生。其他名德，代有其人。

程君元成汝玉，都使之後也，故為汊口志，志其方物地俗與丘陵墳墓。汝玉之所存，可謂厚矣。蓋君子之不忘乎鄉，而後能及于天下也。噫，今名都大邑，尚猶恨紀載之軼，汊口一鄉，汝玉之能為其山水增重也如此。則文獻之于世，其可少乎哉？

正俗編序龔君世美，余之畏友，卓然自立者也。先輩吳三泉先生，善品題人物，不輕許可，獨愛敬君。嘗手錄其舉業文字，示門人曰：「諸君焉能及此？」龔君亦慕先生行高，嘗介先生友沈世叔請師之。先生駭然，曰：「龔君，吾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，是何言耶？」既見，延之上坐，定為賓友而退。一時名士若李中丞廉甫，常冀龔君一晤，莫能得。龔君偶過之，至馳柬報同列曰：「龔君過我矣。」其見重若此。

歲庚戌，余自春官下第歸，龔君以海潮歌見慰。余嘆異之，其辭壯偉，直追太白廬山行，余豈能及哉？頃余自長興改順德，龔君以文送之，則敘事去太史公不遠矣。余謂今秀才如冀君絕少。往來者皆聞余言，不誣也。

茲余從事中秘，龔君寓書，勉余以聖賢事業；頗自嗟其不遇，因示余以所作六事衍詩、四禮議、居家四箴，屬余序。余覽之，蓋皆風教所關，乃余有官者之責，龔君獨惓惓焉。余復奚辭？夫知龔君莫若余。是作也，人能知之；人不知者，余能言之。略述龔君夙昔，而為之序。

平和李氏家規序

漳之南靖李氏，自分南靖置平和，今為平和人。以居西山，故閩人稱為西山李氏。代為名族。其先有西山居士，實始起家。五世而至封文林郎太常典簿寧波教授名世浩、字碩遠者，其族益大。至是，居士於世當祧文林君，不忍，乃以義創為始祖之廟。君從晉江蔡介夫先生受學，敦行古道，為義田以贍族。又倣浦江鄭氏、吳興嚴氏，作李氏家規六十九條。可謂有志者矣。

余因論君之為家規，蓋本於不忍祧其始祖之心。既為始祖立廟，則不得不立宗子；立宗子，則不得不為法以合族而糾宗。夫義之所出，不可已者。古者宗以族得民，蓋天子所以治天下，壹本於是，以能長世而不亂。宗法廢而天下為無本矣。而儒者或以為秦、漢以來無世卿，而大宗之法不可復立，獨可以立小宗。余以為不然。無小宗，是有枝葉而無幹也；有小宗而無大宗，是有幹而無根也。夫禮失而求之野，宗子之法，雖不出于格令，而苟非格令之所禁，士大夫家聞李氏之風，相率倣而行之，庶幾有復古之漸矣。

文林君之子文餘，嘉靖四十四年進士。居京師，間以其書示余，而為序之如此。

華亭蔡氏新譜序

古者諸侯世國，大夫世家，故氏族之傳不亂，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。迨周之季，諸侯相侵暴，國亡族散，已不可稽考。漢司馬子長搜集遺文古書，僅見五帝繫牒、尚書集世紀【集世紀　按史記三代世表：「於是以五帝繫牒、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迄共和為世表。」司馬貞索隱：「按大戴禮有五帝德及帝繫篇，蓋太史公取此二篇之牒及尚書，集而紀黃帝以來為系表也。」歸文此處似誤以「集世紀」為書名。】。其後如官譜、氏族篇，稍稍間出，迨九品中正之法行，而氏族始重。迄五季之亂，譜牒復散。然自魏以來，故家大族，蓋數百年傳繫不絕，可謂盛矣。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，猶為不遠於古也。

今世譜學尤廢。雖當世大官，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，迷其所出，往往有之，以譜之亡也。孰知故家大族實有與國相維持者，繫風俗世道之隆汙，所不可不重也。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？

華亭蔡用卿始為其族之新譜。蓋不欲遠引，而自其身追而上之至於六世，而其始二世，則名字已不能詳。然君絕不肯有所附會，曰：「自吾所知者而已。」蓋其慎如此。

予嘗論後世族姓雖多淆亂，然自其本始，猶當存其十之六七。蔡之先出於周文王。而蔡叔度，武王之同母弟。以武庚之亂遷。其子胡，能改行率德馴善，周公舉以為魯卿士，復封之蔡，尚書蔡仲之命是也。今蔡州有上蔡城，其後平侯徙今新蔡。昭侯徙州來，今壽州也。後二十六年，滅於楚。然自澤、義以後，往往為將相名賢，史不絕書。用卿雖斷自其六世，推其為譜之意，亦烏可不知其得姓之所自耶？用卿登隆慶二年進士，為魏郡司理。而予適在邢，時相見，以譜序見命。余故頗採尚書、史記之文，以著其得姓之

所自。而新譜之族之大，則自用卿始矣。

龍游翁氏宗譜序

傳曰：古聖人之治天下，反古復始，不忘其所由生。上治祖禰，下治子孫，旁治昆弟，合族而食，序以昭穆。別之以禮義。尊尊，親親，長長，男女有別。親親，故尊祖；尊祖，故敬宗；敬宗，故收族；收族，故宗廟嚴。故聖王之治天下，非特以自私也。以此推之，自王公以逮于庶人，故宗法明而禮俗成。權度量衡、文章、服色、正朔、徽號、器械、衣服，由此而出。

三代之衰，廢古亡本，人自為生，渙然靡所統紀。而天下更大亂，經大兵而後定。當此之時，人如鳥驚魚散，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？然魏、晉而降，區區綜核百氏，以門第官人。雖卑姓雜譜，皆藏于有司，而譜牒特盛。迄于李唐，猶相崇重。五季衰亂，蕩然無復有存者矣。雖然，古之聖王以親親也。親親而宗法立，宗法立而譜系自明，非獨以譜也。譜之盛也，魏、晉之失也。至於譜亦不存，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自，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，豈不重可歎哉？

翁氏居太末，相傳自隋始遷。子孫蔓衍，縣之杜山塢、岑堂菴、南村，往往而是。其居杜山者曰文欽。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。學士而下六世，有官號、妃姓、墓地，而不著其諱。七世而下始有諱，十五世始書兄弟，又一世，昭穆詳焉。文欽既以為圖，出以示予。予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為也，為序而歸之。

浙江鄉試錄後序

元年秋，當天下鄉試之期，浙有司遵令式以從事，御史某監臨之。竣事之日，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文為錄，而考試官某實序之。某當序其後。

仰惟聖天子承統建極，體元居正，庶務維新。天下之士，喁喁鄉風，彈冠振衣，願立于朝，以際休明之運，此千載一時也。夫天地之氣，茂隆鬱積，薰為泰和，蓋非倉卒所能致然者。嘗讀詩，觀於成、康之際，周家極盛之會也。成王之初即阼，其詩曰：「訪予落止，率時昭考；於乎悠哉，朕未有艾；將予就之，繼猶判渙。」時成王方當「嬛嬛在疚」之時，而求望於賢才切矣。當是時，文武「純佑秉德」、「尚迪有祿」之元老猶在也。而一時俊髦，已濟濟咸造在庭矣。故其詩曰：「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。王國克生，

維周之禎。」蓋人材之生，以扶世運，實天也。天將衍成周太平有道之長，對越駿奔走之士，已預生於豐、鎬詒燕之日，而以待成王，若有期會然者。故其詩曰：「鳳凰于飛，翽翽其羽，亦集爰【爰　原刻作「厥」，依詩經大雅卷阿原文校改。】止。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」此天之所以扶翊興運，而人材之應期而出，夫豈偶然哉？

國家有天下二百年，學校以養之，選舉以進之，高爵以崇之，厚祿以優之：所以待士如此其至也。而其氣之鬱積茂隆至於今而止者，適會天子建元之日，方又敦召遺老，褒奬直言，思遲多士。開寬裕之路，以延天下之俊英；則海內之士，感會風雲，魚鱗輻輳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蓋才無世而不生，亦無世而不用；乘其時，遭其會，而後為奇耳。

夫浙，古會稽郡，當天下十五之一耳，而士如此其盛也。合天下同是日而十五舉者，皆如此其盛也。合是十五舉以貢於天子之庭。所謂「萬邦黎獻，共惟帝臣，惟帝時舉」。於乎休哉！敬因春秋正始之義，為聖天子得賢之頌云。

太僕寺誌序

嘉靖十七年戊戌，臣某為禮科給事中。恭遇冊天尊祖大慶，昧死奏言先帝，請赦還大禮、大獄諸放廢臣，及黜遠邪佞諸事，先帝方以孝治天下，惡前議禮者。且謂道士，祖宗郊廟用之。以臣言不讐，謫徙之邊。迨至末年，詔吏部召臣還。會龍馭上賓，聖天子即位。臣起為南京通政司參議，陞順天府丞。尋陞大理寺少卿。又進太僕寺卿。臣既拜恩視事，欲正官常，定卿丞職分，條民之利病；又以寺無掌故，疏陳數十事，上輒報可。

是歲，自河北逾大江之南，民遭水沴，臣稍以便宜寬其誅。見馬遺財足，民無失職。臣省中無事，獲與二三僚佐發故藏篇籍，少有存者。力為搜訪，僅成草創。蹈襲吏牘，雅俗猥併，非所以成一家言，存故事而已。

臣嘗讀尚書，觀周武王偃武修文，華山之陽，馬牧遍野。倒載干戈，苞以虎皮，示天下不復用兵也。老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」臣竊惟陛下嗣萬年無疆之曆，運際中興。二三年來，嶺海、陸梁，妖氛曠息。「薄伐獫狁，至於太原。」陛下盛德大福，非臣下之所及。

臣又讀尚書。穆王命伯冏為大正，「正于羣僕侍御之臣，懋乃后德，交修不逮。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，其惟吉士。」又曰：「僕臣正，厥后克正；僕臣諛，厥后

自聖。」臣三復斯言，自念夙興夜寐，兢兢于有司之事，無以翊聖德於萬一，有負陛下之寵祿。臣不勝大懼。

西王母圖序

新安鮑良珊客于吳，將歸壽其母，作西王母之圖，而謁予問瑤池之事。

予觀山海經、汲冢竹書、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，信奇矣。秦始皇東遊海上，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，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，傳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銀為宮闕。然終身不得至，但望之如雲而已。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，欣然庶幾遇之。穆王身極西土，至崑崙之丘，以觀春山之瑤，乃秦皇、漢武之所不能得者，宜其樂之忘歸。造父何用盜驪驊騮騄耳之駟，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？穆王豈非所謂耄耶？

列子曰：穆王觴瑤池，「乃觀日之所入，一日行萬里。王乃歎曰：『嗚呼！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樂，後世其追數吾過乎？』」穆王蓋有悔心矣。然又曰：「穆王幾神人哉。能窮當世之樂，猶百年乃殂，後世以為登遐焉。」傳云：「天子西征，宿于黃鼠之山，至于西王母之邦。」執圭璧，好獻錦組，西王母再拜受之，觴瑤池之上。遂驅升于弇山。乃紀丌跡于石，而樹之槐，眉曰西王母之山。山海經曰：「玉山，西王母山也。在流沙之西。」而博望侯使大夏，窮河源，不覩所謂崑崙者。此殆如武陵桃源，近在人世而迷者也。武帝內傳云：帝齋承華殿中。有青鳥從東方來，集殿前。上問東方朔，朔曰：「此西王母欲來也。」頃之，西王母乘紫雲輦，駕五色龍上殿。自設精饌，以柈盛桃，帝食之甘美。夫武帝見西王母于甘泉、，栢梁、蜚簾、桂館間，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，不又逸耶？豈公孫卿所謂「事如迂誕，積以歲年，乃可致」耶？然史云「候伺神人，入海求蓬萊，終無有驗」，則又何也？史又云「時去時來，其風肅然」，豈神靈怪異，有無之間固難言也？

莊生有言，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而不為久，長于上古而不為老。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廣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終。子其歸而求之，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？今天子治明庭，修黃帝之道，西王母方遍現中土，人人見之。穆滿、秦、漢之事，其不足道矣。【此文從常熟刻本。崑山刻另是一篇，乃為王元美兄弟作者，中間同而始末異。有云「余嘗序西王母，其說如此」，即謂此文也。又云：時人未能喻其旨。蓋嘉靖間陶、邵諸方士並進，上頗惑于神仙，故太僕府君借題立論。觀者忽之，故云未喻其旨也。末引法華經云：「妙光法師豈異人哉？我身是也。」又云：「

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，豈必求佛與西王母于崑崙之山、生天之處哉？」按儒者之文，忌用佛書，故從常熟本。曾孫莊識。】

陟臺圖詠序

南陽宋侯，繇進士出宰崑山。自以少服其考衡州君及母夫人之訓，不及見其顯榮，負終天之憾。有感於陟屺之詩，扁其居曰陟臺。三年政成，被召。門人陳九德為陟臺圖詠一卷。江以南諸山，凡侯足跡之所至，悉為寄其登陟之意。

夫陟屺，孝子行役而念其親也。方其上下岡屺，徘徊瞻跂，迫切之情可想。然采薇之詩曰：「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」是一歲而歸也。東山之詩曰：「自我不見，於今三年。」是三年而歸也。蓋孝子之役，有時而歸，其陟有時而止矣。今侯之歸有時，而其父母之歸者無時。無時而歸，無時而不陟也。奚獨於江之南哉？九德蓋道其所見云爾。

昔者三代之世，有民社之寄，必取夫孝友令德之人；以能慈祥豈弟，不肯虐用其民，而務生全之。是以其政不嚴而化，其效可以興禮樂，繇出之有其本也。侯宰劇縣，能以簡靖為治，事事求便於民。吳中吏民，稱之不容口。人謂侯之才力度越於人，而不知其本不外于此。

卷中多郡中名士，繪畫之工，比興之美，極一時之盛。昔人廢蓼莪之篇，九德著陟臺之事，其於尊師重誼，推廣孝思於無窮，一也。予故序之。且以示崑之吏民，使知侯所以為政之本如此云。

綵衣春讌圖序

吳、粵于三代，不在五服之內。春秋于吳猶夷之。最後秦取楚，吳始內屬。及略取陸梁，皆以為郡縣。然一日有事，杜橫浦、陽山、湟谿之關，即與中國隔絕。及漢兵下滙、離、牂牁之水，然後五嶺以南，遂為天子之邦。

至今千有餘歲。會稽、南海，其文物常勝于河、雒、齊、魯。古稱冀為中州，蓋天地之氣有所鍾，即為中州。則知今吳、粵之盛，不可泥古而論也。余數見番禺之士，往往秀穎，古所謂中州不能過。一日胥會京師。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，彈冠結綬于朝，國家威靈，軼于三代矣。

南海鄭祖欽昊與余同榜進士，同試吏大司空。其貌沖然，有德君子也。自始興張文獻公、余襄公，皆嶺海之產。至今朝丘文莊公，相繼屹然為名臣。吾于同榜中嘗私目之，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，蓋于祖欽望之。

一日，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，居家樂志，有書史之娛，有山海之觀，有荔枝洲、花塢、昌華、芳春園林之勝。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。又自計明年當得州縣，便道歸，可以過家上壽也。余又歎當周之盛時，士有驅馳王事，不得見其父母，如陟岵之詩者矣。今番禺去京師萬里，祖欽一旦思其親，可以計日而還，則士之生于今時者又何幸也！會有為祖欽繪綵衣春讌圖者，因為序之云。

綸寵延光圖序灩湖金先生，以進士出宰華容。已而自鄭入為太僕丞。稍遷繕部員外郎。先生恂恂儒雅，所至官，不求為聲，而人自以不可及。

嘉靖四十四年，余舉進士京師，始識先生於太僕。又明年，為隆慶二年，余自吳興入覲還，見先生於清源之官署。先是，其先大夫以天子新即位，施恩近臣，得贈太僕，如其子之官。而太夫人封為安人。先生喜不自勝，因頗道其家世之詳，俾予序之，以為子孫之榮。余俛默不敢答。蓋自以天子加恩臣下，而近侍獨沾恩澤，州縣之官顧不得與焉。人子為親之心，有足傷者。會是年建儲詔下，先大夫又再贈為繕部，亦如先生之官；而太夫人為宜人。則雖以余之仕宦不遂，而亦被曠蕩之恩。因念先生所以見屬者，欲為序之。

適有邢州之役，於是復見先生於清源，出其所為綸寵延光圖者，士大夫歌而咏之，且成鉅帙矣。先生在太僕，為京朝官，於例得贈封為易。然為京朝官者，常以不待滿遷去，或不得封。而先生之始受敕命也，以登極詔。不二年而受誥命也，以建儲詔。故先大夫與太夫人，二年中再受贈封云。於是先生之喜倍於前，余遂敢為之序者，蓋以向隅之人，亦與於滿堂之笑，是以樂為先生道之。

先生，廬江之六人。咎繇之後，封國於此。然有咎繇冢在焉。意必其始所生之地，故其後以封。自唐、虞以來，上下數千年，豈無異人生其間，而不著？英王輔漢摧楚而不終，自後寥寥矣。今先生崛起，始知六之有人，而先大夫之潛德，亦因之有聞於世。他日垂名竹帛，又不但為今之圖而已也。

王梅芳時義序余與東萊王梅芳，相知二十年。乙丑之歲，同舉進士，見之於內庭，執手道生平甚歡。雖在京師塵囂中，時時過從，坐語不覺移晷。梅芳論人之命運，窮達早晚，皆有定數，惟其所以自立者，不可以少有所失。其語亦人之所能道，而言之獨有旨。他人言之，不能如梅芳也。以是益信其為君子。

間出其所為時義若干首見示。梅芳初發解山東，為第一人。及試南宮，即此文也，乃數詘有司，至是方舉進士。梅芳之文則一而已矣，而其命運之窮達早晚所謂定數者信然。夫人之所遇，非可前知，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，而謂之數云爾。曰數，則有可推。夫其不可知，則適然而已。雖梅芳之云數，又未有以盡之。

梅芳試政天曹，而予為令鄆東，方受命過鄉郡。而江陵周相聖時在長洲，亦同年相好，將梓梅芳之文以傳。余固知梅芳之深者，因為序之。

水利書序夏書曰：「淮海惟揚州。彭蠡既瀦，陽鳥攸居。三江既入，震澤底定。」周禮：「東南曰揚州。其山鎮曰會稽，其澤藪曰具區，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。」世言震澤、具區，今太湖也。五湖在太湖之間，而吳淞江為三江之一。其說如此，然不可不考也。

漢司馬遷作河渠書，班固志溝洫，於東南之水略矣。自唐而後，漕輓仰給天下經費所出，宜有經營疏鑿利害之論，前史軼之。宋、元以來，始有言水事者。然多命官遣吏，苟且集事。奏復之文，濫引塗說，非較然之見。今取其顓學二三家，著于篇。

尚書別解序

嘉靖辛卯，余自南都下第歸，閉門掃軌，朋舊少過。家無閒室，晝居于內，日抱小女兒以嬉；兒欲睡，或乳于母，即讀尚書。兒亦愛弄書，見書，輒以指循行，口作聲，若甚解者。故余讀常不廢，時有所見，用著于錄。意到即筆不得留，昔人所謂兔起鶻落時也。無暇為文章，留之箱筥，以備溫故。章分句析，有古之諸家在，不敢以比擬，號曰別解。

余嘗謂觀書，若畫工之有畫耳、目、口、鼻，大、小、肥、瘠，無不似者，而人見之，不以為似也。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。余之讀書也，不敢謂得其神，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。

都水稿序余在都水，散堂後，即還寓舍。稍欲閉門讀書，顧人事往還不暇，嘗恐遂至汩

沒。會得長興令，忻然有山水之思。臨行，檢所為文稿，以塵坌叢沓之中，率爾酬應，多有可醜。顧又有不忍棄者。先是，宮傅司空公命曾郎中取去一卷，今輯為四卷，其為人持去不存者尚多。名之曰都水稿，以識一時所從事云。

會文序

經義百篇，予與諸友辛卯應試時會作也。以今觀之，純駁不一。然場屋取舍，又不在 是也。後四年，偶見於文叔之館，有足以發予之慨歎者。

時之論文，率以遇不遇加銖兩焉。每得一篇，先問其名，乃徐而讀之，呫呫然曰：有司信不誣耶！其得固然耶？其失者誠有以取之耶？雖辯者不能詰也。若斯會之編，諸友之文在焉。有中第者，有為顯官者，有為諸生者，有甚不肖如予者，而不為區別名字。觀者於是可以平心矣。項脊生書。

羣居課試錄序乙未之歲，余讀書于陳氏之圃。圃中花木交茂，開門見山。去廛市僅百步，超然有物外之趣。從余遊者十餘人，陳氏之子壻在焉，悉年少英傑可畏人也。每環坐聽講，春風動幃，二鶴交舞于庭，童冠濟濟，魯城、沂水之樂，得之几席之間矣。

諸生間以誦讀之暇，執筆請試，求如主司較藝之法。余謂考較非古也。昔人所謂起爭端者也。雖然，吾觀諸子之貌恂恂然，務以相下，其必不至於色喜而怨勝己也；於是，定為旬試法。試畢，錄其言之雅馴者。蓋勸勉之意寓于其間，且以稽其前後消長之不一，廣諸君相師相友之風云耳。間有雄才陵轢而不束於格，亦予錄之所不棄也。

夏懷竹字說序

生而無名，君子以為狄道。有名有字矣，又有號者，俗之靡也。號至近世始盛，山溪水石，遍于閭巷，然使其無誇詡之心，有警勉之意，亦非君子之所鄙。

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，吾有取焉。先太常墨跡妙天下，尤工于竹，章甫允懷于茲，托之以自見，可謂知本矣。予既為說以勉之，而沒其美，非所以盡勸掖之道，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。曰：

吾邑宦家子弟皆知自貴重，喜為容，在稠人中，不問可知。章甫為人滑稽，與伶人伍，

衣裳偏倚，步履邪施，忽去忽來，見者咸輕之。章甫于予祖母為從孫，于予室人為姑舅之子，內外皆兄弟。室人歸寧時，疾殆東還，入帷轎中，倉卒不可測。章甫親為扶轎徐徐行，面無人色。予先驅，回顧為之隕涕。章甫又棄其家，留予視湯藥，終夜不寐者二旬。室人既沒，匍匐營喪事者踰月。予畸窮困頓，為世所棄，死喪之威，煢煢無倚，青燈孤影，獨章甫款語其旁。章甫篤于義如此，人固不易知也。

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，于古豪人、俠士，周人之急，解人之難，未嘗不發憤慨慕而極言之。况予親得之章甫，此烏得而無言也？